

3. 大紫胸鸚鵡 *Psittacula derbiana* (Fraser) (图版 II: 图 1)

英文名 Derby's Parakeet.

地理分布 终年留居西藏东南部以至四川西至西南部, 云南西北部德钦至南部西双版纳、东部昆明, 广西龙州。国外分布于印度阿萨姆东北部。

鉴别特征 体色和头上黑斑似绯胸鸚鵡, 但体形大得多, 为国内最大形的鸚鵡, 翅长超过 200 毫米。

形态 (依据广西龙州所采标本)

雄性成鸟 头及颈侧紫灰色, 额及脸部沾紫蓝色, 或有沾紫绿色, 前额沿着嘴基有一黑带向两侧后伸至眼, 下嘴两侧有一大形黑斑经下颊达颈侧, 与颈部的黑色连成一整块; 后颈及腰至尾上覆羽辉绿色; 上体余部为稍呈褐的绿色。各尾羽的中央蓝色, 两旁绿色, 但越近外侧的尾羽蓝色越少, 各羽更或多或少具黄褐色的内缘和羽端。翅上小覆羽大都与背同色, 但翅上的大、中覆羽黄绿至黄色, 初级覆羽及各飞羽的外翮暗绿色而具黄至黄绿色羽缘, 内翮褐色而具近白色的羽缘。下体自颈的黑斑以下葡萄紫色或更沾多少紫蓝色; 肛周、尾下覆羽及覆腿羽绿色。翅下小覆羽基部褐色, 端部带紫灰的绿色; 中覆羽葡萄紫色或沾紫蓝色; 大覆羽褐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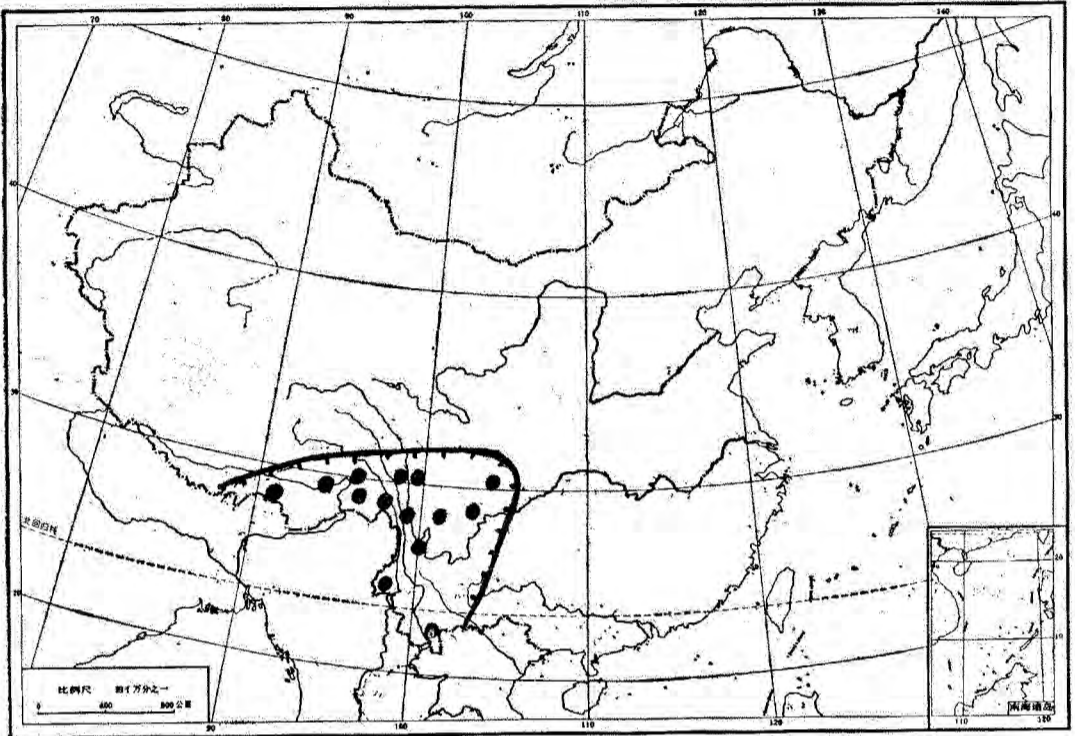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25 大紫胸鸚鵡 *Psittacula derbiana* 的分布

雌性成鸟 似雄鸟, 但中央尾羽较短; 额无蓝色; 覆耳羽后具呈褐的粉红色带。

雄性幼鸟(1960, IV, 7 采自云南双江) 额及头侧褐灰而沾紫色; 头顶草绿色; 胸葡萄紫沾绿色; 腹及以下草绿色, 部分羽色具葡萄紫色羽端和紫蓝色近端。

雌性幼鸟(1960, VIII, 8 采自云南次卡桶) 头、颈、胸均呈灰褐色, 髭斑及额斑模糊, 脸略见沾蓝; 腹及以下绿色, 羽端略沾紫色, 较老的下体全为葡萄红色。

虹膜黄白色; 上嘴珊瑚红(♂)、橙黄(幼♂)或黑(♀)色; 下嘴黑色; 脚灰绿黄色。

性别	体重	全长	嘴峰	翅	尾	附蹼
♂♂(11)	239 (210—290)	466 (432—500)	32.5 (30—35)	220.5 (190—225)	251 (230—265)	20.7 (19—22)
♀♀(16)	252.6 (204—290)	362.7 (350—473)	34.3 (31—36)	216.0 (201—218)	231 (170—256)	20.5 (19—23)
♂(1 幼)	204	332	34	220	130	15
♀♀(2 幼)	204, 240	330, 350	33, 34	204, 200	141, 170	15, 16

亚种分化 未记录有亚种分化。

生态 大紫胸鸚鵡在云南及西藏东南部较普遍, 据郑作新等(1983)的报道, 常结成 30—50 只的大群活动于海拔 2 000—3 000 米之间。无论针叶林、有浆果的阔叶林, 或开垦地的核桃林等均见有它们的活动。以榭果种子、其他种子、坚果等为食。据郑作新等(1926, 1983), 在云南曾见 20—30 只在一棵核桃树上啄食核桃, 3 小时内吃去了这棵树的果实一半以上, 在西藏察隅松林间曾发现它剥落的大量松果皮, 剖胃见有松籽、青冈 (*Cyclobalanopsis glauca*)、鸡骨藤 (*Morinda parviflora*) 等植物种子, 最后者在 1 个胃中见有数十粒。李桂垣等(1985)在四川剖检 7—8 月采得的 22 只鸟胃, 除 6 个空胃外, 其余各胃中, 仅 1 胃有少量麦粒, 均为胡桃仁渣滓。

6, 7 月为繁殖期, 郑作新等(1983)在西藏于 5 月 30 日采到的雌鸟卵粒已开始发育, 但大小不等, 最大的卵粒为 4 × 2 毫米; 6 月中采到的雄鸟睾丸达 9 × 4 毫米; 7 月采到的雄鸟平均睾丸大小为 13 × 6 毫米, 其中最大一颗达 20 × 13 毫米。其他繁殖资料不详。

经济意义 由于羽色艳丽、姿态优美, 且能仿效人言, 又是国内体形最大的一种鸚鵡, 故其经济价值较大, 人们常用一金属制成的框架供其站栖, 并用小金属链条系在脚上, 以防飞逃去, 已驯养过的一般不用笼子饲养, 1984 年 3 月在昆明见每只养过的大紫胸鸚鵡连框架售价一百多元, 可见这项资源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。当然这种鸟对农、林业也有损害, 可以采取化害为益的措施以增加国民经济收入。

Palacornis derbianus Fraser, 1850, Proc. Zool. Soc. London, 18: 245 Aves, 图版 25 (笼鸟),
Palacornis salvaderii Oustalet, 1893, Bull. Soc. Zool. France, 18: 19 (模式产地: 四川及西藏昌都),
Psittacula derbiana La Touche, 1931—34, 2: 63—64; Peters, 1961, 3: 244—245; Vaurie, 1966, 565—566; Forshaw, 1973, 338—339; 郑作新, 1976, 277—278; 郑作新等, 1983, 121—122.